

毛詩傳箋通釋

冊三

毛詩傳箋通釋八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南菁書院

鄭

鄭風總論

古者聲音之道與政通春秋時政教寢衰淫風漸起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趣數煩志子夏謂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顧衛宣淫烝行同禽獸牆茨濟惡桑中刺奔淫風流行較鄭滋甚而夫子獨曰鄭聲淫何哉左傳秦醫和告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以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服子慎釋之曰鄭重其手而聲淫過是知淫之言過凡事之過節者爲淫聲之過中者亦爲淫不必其淫於色也而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詩之失愚樂之失奢二者相因而各有別衛之淫在詩鄭之淫在聲也衛詩之淫在色鄭聲之淫不專在色

也鄭自叔段好勇兵革相尋公子五爭弑奪疊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是故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美武公其二十篇皆刺詩卽皆爲淫聲男女之奔爲淫君臣之亂未始非淫也風俗之偷爲淫師旅之危未始非淫也陰陽之過爲淫風雨晦明之疾未始非淫也詞過鬱而發之易激斯聲好濫而出之易淫鄭夾漈於詩序刺莊刺忽刺時閔亂之詩悉改爲淫奔之詩蓋誤以鄭聲之淫惟在於色不知鄭之淫固在聲而不在詩也蔓草零露之詠秉蘭贈藥之歌鄭未嘗無淫奔之詩然固不可謂鄭聲之淫必皆淫奔詩也

緇衣

緇衣之宜兮傳卿士聽朝之正服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瑞辰按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爲證又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

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
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繙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
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
對公朝言箋云繙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今
之諸廬也蓋謂館爲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卽私朝也館爲公
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于私朝也孔疏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
弁服退適諸曹服繙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
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
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當有二朝
玉藻揖私朝煇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
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氏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卽治
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
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

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尚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以縉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尚不釋朝服則卿大夫當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縉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縉衣相配召南羔羊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尚服朝服之縉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縉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縉衣蓋指未朝君之前先與家臣朝於私朝而言次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孔疏誤以館爲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縉衣失之

還予授子之粲兮傳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瑞辰按韓詩外傳云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是諸侯受封本各有采地也公羊定四年傳何休注云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爲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受采地說與毛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云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毛傳謂之采祿據鄭箋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是鄭君以傳采祿乃釋詩還字非謂授粲卽授以采祿也孔疏釋傳謂授粲卽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餐吞也授粲猶授食卽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采邑特取其租稅耳箋以還爲還在采邑之都亦誤又按餐與館爲韻李黼平謂餐當从釋文本作飧訓爲夕食則與館不相協矣其說亦非

緇衣之席兮傳席大也釋文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瑞辰按說文席廣多也廣與毛詩訓大義近多與韓詩訓儲義近席通作席漢

書賈誼傳注引應劭曰席大也爾雅釋詁席大也影宋本作席郭注引詩緇衣之席兮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者衆也故義爲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席从石省作匱石者大也故義爲大

將仲子

將仲子兮傳將請也瑞辰按將當讀如楚辭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之羌王逸注羌楚人發語詞也洪興祖補注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羌乃也又引韓詩章句曰將辭也則韓詩正讀將如羌又文選注引小爾雅羌發聲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瑞辰按古者社必樹木里卽社也杞卽社所樹木也周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說文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正與毛傳二十五家爲里合蓋里各立社社各樹木鄭注周禮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莊

周書之櫟社漢高祖所禱之枌榆社皆以木名社之遺故知杞亦里
社所樹木也古者桑樹于牆檀樹于園孟子樹牆下以桑鶴鳴詩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詩二章踰牆則言桑三章踰園則言檀益知
杞爲里所樹矣又按胡承珙曰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
當皆爲枸櫞惟將仲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卽孟子之
杞柳後世謂之櫟柳本艸衍義云櫟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
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枸櫞也又據傳云桑木之衆也蓋以喻段之
得衆左傳所謂厚將得衆也檀彊韌之木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
不義也則首章取興於杞者蓋以杞木之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
難制與

叔于田

叔于狩傳冬獵曰狩瑞辰按狩又爲田獵之通稱于狩猶于田也
巷無服馬傳服馬猶乘馬也瑞辰按服者犧之假借易繫辭服牛乘

馬說文引作犧牛乘馬玉篇犧猶服也以鞍裝馬也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傳叔之從公田也瑞辰按唐石經相臺本正義本皆作大
叔于田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阮宮保校勘記云此
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
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
文本爲長今按阮說是也傳但云叔之從公田也此經文無大字之
證竊謂篇名大**叔于田**當讀如大小之大古通以長爲大謂此詩較
前**叔于田**篇爲長故言大以別之猶大雅有大明篇對小雅有小明
而言之也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其說是也
釋文大音泰正義以大字入經如京城大**叔**之大失名篇之義矣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瑞辰按舞者必有行列兩驂如舞
謂如舞者有行列與二章兩驂雁行同義說文駕次第馳也正謂馳

有行列

禮裼暴虎傳禮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釋文禮本又作袒瑞辰按正義引爾雅注李巡曰禮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今按袒裼與禮裼有別據說文但裼也裼但也又曰羸者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裼衣之袒當作但說文膾肉膾也引詩膾裼暴虎是肉袒之袒當作膾今作禮袒皆假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玉裁謂卽綻之本字暴搏一聲之轉孟子馮婦善搏虎而趙岐章指云猶若馮婦暴虎是暴卽搏也廣雅操搏擊也暴卽操之消借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狃復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狃復也此箋義所本孫炎注狃忼前事復爲也習與復同義魯語所以云夜而習復也據說文狃復也玉篇狃習也忼也或與狃同大射儀注古文狃爲狃一切經音義狃古文狃二形小爾雅左傳杜注並云狃忼也是狃卽狃字之假借異體古狃狃音近通用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史記

作弗擾索隱引鄒氏作弗蹠說文糲雜飯也又餽雜飯也而廣雅則云糲雜也若狃之本義則說文云犬性狃也狃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猱音近而義同四月正義蕩釋文皆引說文狃習也今本說作狃習也大世古音近通用狃蓋本作懥唐人避諱凡从世者多改从曳故又改爲曳耳公山不狃字子洩洩亦當爲狃字之譌

兩服上襄箋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瑞辰按王尚書經義述聞曰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今按王說是也呂覽高誘注上猶前也與下武箋下猶後也相對成文足證古以上爲前又玉藻疏雁行參差節級雁行爲稍後之稱則上襄宜爲前駕襄指服馬言當讀爲驂說文驂馬之低仰也玉篇驂駕也箋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者失之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瑞

辰按磬控雙聲字縱送疊韻字不當如毛傳字各爲義磬控縱送皆言御者馳逐之兒上文兼言射御而下獨承御言者猶下章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兼言馬射而下釋冰鬯弓專承叔發罕忌一句言之也兩服齊首傳馬首齊也瑞辰按齊者等也等者同也同卽如也此與下句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爲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人之手與首章兩服如組兩驂如舞文法正同變如言齊者錯文以見義也傳以爲馬首齊失之

抑釋柂忌傳柂所以覆矢正義引左傳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瑞辰按作冰者柂之假借冰朋馮皆雙聲字故通用柂之借作冰猶百朋之借作百馮馮夷之通作冰夷也

清人

序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瑞辰按左傳鄭人爲之賦清人據此序知所謂鄭人卽公子素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公孫素與鄭高克同毛詩傳箋通釋

列第七等班固所見詩序蓋作公孫素也士與素一聲之轉焦循謂公子素卽僖二十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

清人在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瑞辰按續漢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水經濬水注云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據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水經注下文云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也是知上云彭爲高克邑彭爲清字之譌清爲鄭邑箋云高克帥清邑之衆禦狄河上甚確錢澄之乃據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注清衛地謂清人係衛之禦狄者今按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又北過穀城縣西微卽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所築之郿魯地也穀卽莊三十年所城之小穀齊邑也清居二者之間蓋齊魯境上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謂至魯境隱四年公及宋公

遇于清亦遇于魯境耳杜注衛地未確錢澄之據以駁鄭箋誤矣王質據左傳衛侯寧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是此今按傳言彭爲衛之河上鄭之郊也蓋衛鄭接界之地據下二章傳消軸皆云河上地則彭亦河上地不得更爲彭水也

駟介旁旁傳介甲也釋文旁補彭反王云彊也瑞辰按介古音如甲故甲胄假借作介胄正義謂介是甲之別名非也說文駟系馬尾也玉篇作結馬尾段玉裁曰遠行必髻其馬尾疑詩駟介及左傳不介馬而馳介卽古文駟字之增是亦可備一解又按說文驃馬盛也引詩四牡驃驃段玉裁謂四牡爲駟介轉寫之譌盛也當作盛貌毛傳本有驃驃盛貌之語後逸之今按彭旁古聲義並同廣雅彭彭旁旁盛也小雅北山篇及大雅烝民韓奕二篇並作四牡彭彭獨此詩作旁旁者上旣言清人在彭必變言旁旁以與彭爲韻是亦義同字變

之類

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各有畫飾瑞辰按考工記言車六等之數有酋矛而無夷矛說文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酋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云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一則此詩二矛亦謂酋矛有二非兼言夷矛也矛有英飾裘之飾爲英矛之飾亦爲英其義一也魯頌謂之朱英毛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英爲絲纏彼疏謂以朱染爲英飾皆非也胡承珙曰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按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卽畫飾可補孔疏之略續漢書百官志三注云周禮以英蕩輔之干寶注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據周禮司常注皆畫其象焉杜子春注畫當爲書則書與畫義正相通言書猶言畫也草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書畫特刻畫其形而非實故亦名英也重者縕之段借說文縕增益也又曰矛象形

段玉裁曰直者象其祕左右蓋象其英是重英宜謂矛有重飾二章
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謂毛柄近上及矛頭受刀處
皆懸毛羽以爲飾亦謂一矛各有重飾范家相曰重鶡者重施雉羽
矛之室題是也是知此箋各有畫飾特釋英字非釋重英孔疏乃謂
二矛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承珙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
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亦誤以重爲二矛之飾相重累
矣

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
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鶡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
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瑞辰按正義訓荷爲揭亦
讀荷如負荷之荷與沈重同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又鶡字注云
走鳴長尾雉也韓詩作鶡毛詩作喬卽鶡之省借謂重以鶡羽爲飾
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者得名爲喬是知喬本爲羽飾

之名矣釋文云喬鄭居橋反雉名是知鄭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爲鶡以鶡羽爲飾因名其飾爲喬耳正義訓喬爲高失之釋文引舊說以傳重荷之荷爲荷葉亦非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正義成二年左傳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閼宮箋明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瑞辰按王夫之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絰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輶王自左馭馭下視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